

# 蘇俄的國際現勢及其對外策略

馬兆熊

第二次大戰後的世界產生了兩大陣營：一是美國領導的自由國家集團，一是蘇俄控制的共產國家集團，二者壁壘分明，劍拔弩張，造成今日忽張忽弛的國際緊張情勢。美俄二強除了積極作軍備競賽之外，同時更各自在外交上爭取優勢以求不戰而勝。蘇俄的終極目標為征服世界，故其在國際關係上態勢的優劣足以反映共產世界革命的消長與成敗。今試就蘇俄國際現勢加以分析並觀察其對外策略。

## 一 現勢分析

蘇俄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在今(一九六六)年八月蘇俄第七屆最高蘇維埃第一次會議提出的施政報告中，曾列述蘇俄對外關係現況，茲分析如下：

### (一) 對共產國家

對東歐的保加利亞、匈牙利、東德、波蘭、羅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未提阿爾巴尼亞)以及亞洲的外蒙、北韓在表面上暫時維持着穩定局面，提到古巴仍彈支援反美老調，值得注意的是現階段蘇俄官方對共匪的態度，關於共匪，報告中說：「中共如能與我們團結合作，則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間的地位將更堅強，很遺憾我們和中共修好的嘗試徒勞無功。」又說：「中共首領們和中共刊物一向在攻擊蘇共和蘇聯政府，他們歪曲了我們黨和政府的政策，他們的宣傳與事實完全不符，他們口稱反帝，然而攻擊的主要對象却是蘇共和蘇聯政府，這顯然幫了美帝的大忙。不過蘇聯政府仍將遵循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竭誠希望與『中國』恢復合好。」(見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真理報」)這出自蘇俄政府首長的詞句亦剛亦柔，頗有分寸，較之蘇俄宣傳刊物對匪之舌劍唇槍迥乎不同。關於北越，報告中說：「蘇

聯和越南人民共和國的同仇敵愾，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共同革命事業具有特殊的意義。」又說：「蘇聯政府將盡力幫助越南人民將美國佔領者逐出越南。」(資料來源同前)這裏沒有暗示直接介入越戰的意思。雖然俄共頭子布里茲涅夫曾於去(一九六五)年二月廿三日在莫斯科叫囂說有數以千計的俄國人民要準備自願赴越參戰，但迄今一年半來未見任何具體行動。

### (二) 對亞、非、拉丁美洲國家

俄對亞、非、拉丁美洲各國的關係，在柯錫金報告中談到的僅有所謂在友好關係中的印度、阿富汗、緬甸以及寥寥幾個親共的非洲國家如幾內亞、馬利、剛果(布)，至於拉丁美洲，除古巴已列入共產國家外，對其他各國的關係未談一字。另一特徵為蘇俄與印尼關係的驟變，這個曾經接受巨額援不久以前擁有二百萬共黨黨員(據美國國務院資料政變後僅餘十萬人)的親共國家在上述報告中竟隻字未提，蘇卡諾的垮台無疑是俄共赤化世界過程中在亞洲方面蠶食鯨、越遭挫折後又一次嚴重的失敗。日本在亞洲為美國強有力的盟邦，蘇俄自不能等閒視之，提到日俄關係，報告中說：「鑒於日本在國際間的重要角色，我們準備發展兩國的關係。」(資料來源同前)當然日俄關係在政治上雙方不會談得順利，但蘇俄可能以貿易作鈞餌進行滲透工作，將利用日共及左傾份子煽惑日本人民加強反美運動間接打擊美國。

### (三) 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在西方國家中特別被敵視的為美國與西德，關於美國，柯錫金在其報告中說：「幾年前我們對華盛頓高階層或能以比較實際的辦法來處理當前問題曾寄予一線希望，那時還以為美國不會硬把自己的意願加之於別國人民，但

今天美國的政策却越來越帶有顯武侵略的意味了。美國現在實行的是野蠻的帝國主義擴張政策，企圖迫使其他國家接受自己的意旨，因此不惜燃起新的戰火，不惜直接侵略愛好自由的國家。蘇聯爲了本國的利害，爲了社會主義的利害以及爲了和平，將繼續堅決抵抗侵略並挺身保衛和平。美國政府應當明白，如果它走在國際情勢惡化的道路上，將使俄美關係受到威脅，但是我們不認爲美俄關係不能改善，雖然現在的情勢恰在美國。爲使兩國關係正常化，美國必須遵守國際法的規範，停止干涉別國內政。目前華盛頓方面蓄心侵略的人士顯然佔大多數，然而我們知道那裏也有比較開明的趨勢，如果加強這種趨勢，是可以獲得我們應份諒解的。肅清美國在亞洲的侵略和設法保障歐洲安全，無疑可以緩和國際緊張情勢並可在減低軍備競賽和普遍完全裁軍的道路上促使新的辦法實現。」（資料來源同前）這一段話除了攻擊美國侵略之外，對華府少數妥協份子頗有暗送秋波之意，他們必然將運用這個「開明的趨勢」。

談到西德，柯錫金說：「蘇聯從來不排斥西德作爲一個參加鞏固歐洲安全的一份子。由於事態的發展，今天西德面臨選擇二者之一：不是同其他歐洲國家促進鞏固和平，就是繼續進行其助長國際緊張情勢的政策，而這種政策却首先對西德本身孕育着嚴重的後果。自然我們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關係，要看它對歐洲安全問題的政策路線了。」（資料來源同前）蘇俄在宣傳上一貫稱西德爲「軍國主義者」，「報復主義者」，但在上面針對蘇與西德關係的一段文字裏避免了這種惡劣的名稱，蘇俄政府首長對它第二號敵人西德的口吻，比它對第一號敵人美國似乎也略有分別。

除美國、西德外，柯錫金在報告中對其他所謂資本主義西方國家的關係亦各有述評，對法國：「蘇、法關係的積極改進對保障和平具有重大意義，蘇、法兩國就一系列重大問題所獲致的互相了解，其意義當不局限於兩國關係。蘇聯政府根據蘇法共同宣言將繼續發展和法國的關係，因爲這不僅對雙方有益，而且是促使解決歐洲問題的因素。」對英國：「蘇聯政府深信爲了改善蘇、英關係已經有其客觀條件。兩國在貿易、科學、技術各方面現在保持着擴大而有益的聯繫。雙方對解決一系列國際問題均甚關切，然而英國政府對若干問題尤其對越南問題所採取的立場，阻礙了兩國關係進一步的改善。」對義大利：「和義大利關係在好轉中，蘇、義政治的特別是經濟的聯繫

## 蘇俄的國際現勢及其對外策略

已有顯著的擴大。我們認爲這不僅符合雙方利益而且對鞏固和平與歐洲安全有積極性的意義。」餘如對加拿大、瑞典、挪威、丹麥、奧地利等國關係，在報告中亦均列述不遺並有好評。綜上觀之僅對英國略有微詞。至於西班牙、希臘等反共國家自然在報告中不提。芬蘭被稱爲最好的善鄰，（按：芬蘭聯合政府已包括有共產黨），顯然已成爲蘇俄的準衛星國。

### （四）對國際重大問題

今天國際突出的重大問題有二：一爲歐洲問題（包括德國問題），一爲越南問題，這兩個問題形成東西陣營間的死結。關於歐洲問題，即蘇俄特別強調的「歐洲安全問題」，蘇俄會透過本（一九六六）年七月間華沙公約國家會議（在羅京布加勒斯特召開）共同宣言，建議召開歐洲會議討論歐洲安全問題，他們的主張是：同時解散北大西洋公約及華沙公約兩大敵對組織的軍事聯盟，取消外國在歐洲的軍事基地，所有外國軍隊一律撤回本國，兩個德國的武力予以裁減，建立非核子地區，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不得對非核子地區國家使用核子武器，禁止帶有原子彈、氫彈的外國飛機飛臨歐洲各國上空，禁止帶有核子武器的艦艇駛入歐洲各國港口，西德在任何方式之下不得擁有核子武器，保持歐洲各國疆界現狀，包括以奧得——尼西河爲界的波、德國界以及分割兩個德國的界限，承認兩個德國，二者均不得擁有核子武器，實現德國統一須待德國裁軍和歐洲裁軍協議之後。（見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真理報」）這一連串的片面主張，目的在消除美國在歐洲之實力並束縛西德以瓦解西方防衛力量，無論美國和西德不能接受，即投機走中間路線的法國亦難同意，戴高樂六月間訪俄毫無成就，主要癥結即在兩國對歐洲問題的歧見。

關於越南問題蘇俄堅持依照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定處理，而美國與南越當初即反對該協定，未曾簽字，自然難以協調，如何解決越南問題目前尙是未知之數。

## 二 策略觀察

蘇俄現在對外活動是根據今年三月聯共第廿三屆大會所制定的外交三大綱領：（一）加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二）支援民族解放鬥爭並與新興獨立國家

發展合作關係，◎與社會體系不同的國家和平共存，堅決抵抗帝國主義侵略，防止新的戰爭。這三大綱領分別針對着三方面的國家：◎共產國家，◎亞非、拉丁美洲國家，◎西方國家。

共產集團無疑早已發生了分裂問題，脫離俄共控制的先是阿共後是中共，布里茲涅夫在聯共第廿三屆大會會坦白地說：「我們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兩個黨——中國共產黨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關係，很遺憾的現在仍不能令人滿意。」（見一九六六年三月廿九日「真理報」）實際上俄共與中共及阿共近幾年的惡劣關係豈止「不能令人滿意」，早已如同水火，但俄共不認為共產國家分裂是共產主義本身有問題而是人的問題，因此俄共在宣傳上攻擊的對象不是「中」、阿兩個共產黨而是這兩個黨的領導者，所以俄共對這兩個黨始終委曲求全不肯斷然決裂而說：「我們準備一切可能來改善同人民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關係」，「我們準備在任何時間重新同中共領導共同研究現有的紛歧，要在馬列主義原則基礎上找出克服這些紛歧的途徑。」（資料來源同前）這不是俄共對現在的阿共頭目和毛匪存有什麼幻想，因為深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可能一旦捐棄前嫌重修舊好，俄共對這兩個共產黨的策略是等待他們內部的「變」，例如共匪今日「紅衛兵」運動是「變」的象徵，這種「變」對俄共是有利的，這種「變」有促使匪黨內部反毛派與俄共合流的可能性，雖然反毛派暫時受到嚴重整肅，但也足以反證反毛派潛伏力量相當龐大，這醞釀反毛暗流的領導人物便是俄共爭取的對象。今年僞慶，俄共中央仍然發了一通賀電，而電文一反往例未提任何匪酋名字，是值得我們玩味的。

俄共對東歐附庸國家的控制，似乎放鬆了一些，不敢再用高壓手段以免擴大共產集團內部分裂，甚至招致反共革命，如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布里茲涅夫在聯共第廿三屆大會標榜：「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之間關係的發展是建立在馬列主義和互相支援的基礎上，是建立在國家獨立、平等、互不干涉和彼此尊重的原則上。」（見一九六六、三、廿九「真理報」）旨在懷柔共產附庸國家，穩定東歐現狀，以前對蘇俄一向持游離狀態的南斯拉夫，今天居然被俄共列入所謂「兄弟關係」行列，應是懷柔策略的結果。

共產主義在亞、非、拉丁美洲國家現在走下坡路是無可否認的，過去數年內若干亞、非親共的政府先後或由反共政權取代或已改變其親共政策，

如印尼、迦納、阿爾及利亞、伊拉克、賽浦勒斯等，而去（一九六五）年八月共黨在多明尼加製造的叛亂也已遭到挫敗，因此俄共勢必改弦易轍以謀挽救其頹勢。今後它將避免指使國際共黨份子直接介入事端，而以民族解放口號掀起落後國家人民革命浪潮迄至推翻親西方的現政府之後再推行其共產世界革命，現在首先要團結亞、非、拉丁美洲民族主義的力量，使其與美國領導的西方國家敵對，為此由蘇俄倡議曾於今年一月在古巴哈瓦那召開所謂「亞非、非、拉丁美洲人民第一次團結大會」。由卅四人組成的蘇俄代表團首席拉希多夫（蘇共中委會主席團候補委員，烏茲別克共黨中委會第一書記）曾在會議中說：「蘇聯代表團來參加這項會議，乃是要盡一切可行的方面推動三個大陸反帝國主義力量的團結，展開更大的鬥爭以反抗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新殖民主義」。蘇俄對於哈瓦那會議的主要目的乃是要直接給予游擊領袖們支援，而非要在各該國家之建立共產黨，這從出席代表的名單上看得最清楚。許多人都是默默無聞的人物，委內瑞拉的共黨頭子奧吉達（Fabricio Ojeda）沒有出席，取而代之的是「委內瑞拉民族解放陣線」的領袖麥丁那（Pedro Medina），智利共產黨的總書記柯瓦蘭（Luis Corvalan）以及許多其他老共產黨政治路線的人物也沒有出席。根據巴黎世界報的記者報導說：會中重要的角色倒是那些來自拉丁美洲的瓜地馬拉、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祕魯四個游擊戰鬥區的代表們，由此可以看出蘇俄對亞、非、拉丁美洲新策略的端緒。

最後談蘇俄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策略。蘇俄首領現在了解到生存於核子時代而本身核子武力低於美國時，如欲以戰爭方式擴展其共產主義，未免過於冒險，因此採取「和平共存」一途，所謂「和平共存」並非目標，乃是共產世界革命過程中一種手段。共產主義的理論是基於資本主義含有毀滅本身的種子所造成的危機，所以布里茲涅夫在聯共廿三屆大會說：「整個資本主義體系是處在危機中間而它的內部矛盾亦在加深。」又說：「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現在更為尖銳化」。為了離開西方國家，他說：「美國的盟友現已逐漸清楚盲目追隨華盛頓的危險。」為了挑撥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階級對立，他說：「資產階級從來是不會自動放棄自己的統治，只有工人階級與勞動階級鬥爭方能取得勝利。」（以上均見一九六六年三月廿九日「真理報」）現在俄共正在「和平共存」烟幕之下進行着兩項陰謀：第一是利用資本主義國

家間某些矛盾，挑撥離間破壞其團結以瓦解自由世界的防衛力量，首先見之於蘇俄外交行動的就是俄法勾結，其次將是個別拉攏英國、義大利等兩方大國以孤立美國；第二是利用資本國家內部矛盾進行滲透顛覆工作，過去自由世界各地發生的勞資糾紛及罷工風潮多半是共黨份子直接間接操縱指使的結果。近幾年來非共產國家共產黨員數目雖在衰退中，現在仍有約二六〇萬人，其中最多的是義大利一三五萬人，其次法國二八萬人，日本一三萬七千人，印度一二萬五千人，阿根廷六萬五千人，智利三萬人，巴西二萬三千人（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處一九六五年估計數字）。我們不能忽視遍佈世界各地共黨的陰謀活動。布里茲涅夫會明白地說：「資本主義各國的共產黨領導羣衆

# 蘇俄領導層的今昔

## 蘇俄集體領導制的分析

甬人

自史達林死後，蘇俄當局即提出所謂集體領導之說，其後老布爾雪維克前後被逐，黑魯曉夫獨佔權力寶座，但其聲勢已不如史達林之甚，蓋史達林利用特務力量，屠殺異己之殘暴手段，奪得大權，而黑魯曉夫則不然。

史達林死後，貝利亞首遭整肅，黑魯曉夫依賴俄共中央委員會多數中委之支持，獲得權位。一九六四年十月黑魯曉夫因大權獨攬，剛愎自用，狂妄自大，植黨營私，破壞國家經濟，失去俄共中央主席團之支持，又未獲能得多數中委之同情，被迫下台，可見黑魯曉夫權力基礎之脆弱，與史達林之統治基礎完全不同。

黑魯曉夫下台後，俄共中央主席團（俄共第廿三屆大會時恢復政治局原名稱）人事變動之微為俄共政爭史上所未見，而新政權領導者所表現之共同特徵和一致主張為黨政分離和兩元領導，為領導人之謹慎將事和沉默寡言，顯然新政權領導人都要儘量避免再蹈黑魯曉夫的覆轍，遵守集體領導的原則

蘇俄領導層的今昔

進行反壟斷資產階級的鬥爭，在階級鬥爭中鍛鍊着政治革命軍。」他承認：「共產黨人是資本主義國家許多職工會與羣衆民主組織的領導人，是國會議員、市長、村長，是政論家、學者、作家、教師，是游擊隊和秘密革命黨的領導人。」（同前）由此我們對誰在製造擴大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和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矛盾獲得了明確答案。這種滲透顛覆工作的實效，遠超過蘇俄表面外交活動，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者，多半對來自蘇俄政府的和平攻勢已有所警惕，或不致落入陷阱而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則極易被潛伏的共黨份子或其同路人所迷惑而遇事杯葛本國政府，美國民間瀰漫反對詹森越南政策的暗流即是例證之一，由此可知民主政治的空隙就是共產主義襲擊之點。

，執行權力分散政策，他們極力避免予人以有圖謀大權獨攬的印象，而俄共中央主席團受制于中央委員會的跡象也甚為明顯。

## 俄共中央委員會的今昔

俄共中央委員會原由俄共最高權力機關——全國黨代表大會產生，每一中委均係代表一方勢力，其地位原極崇高。試以本屆中委一九五人為例，此一九五人係代表四千六百二十名黨代表，約一千二百萬黨員的力量，平均每一中委代表六萬黨員。在史達林時代，中委不過是他的家奴，生殺予奪，唯有俯首聽命而已。迨黑魯曉夫賴中委之力擊潰反黨集團後，中委始恢復列寧時代的原有權力。一九六一年俄共第廿二屆代表大會時，表面上，黑魯曉夫的權力達到頂峯（時黑已為共黨第一書記兼部長會議主席），實則中委會的權力開始確定。